

李朝實錄 第廿二冊

中宗實錄 第二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廿一冊與付

昭和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豊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21

CHUNGJONG SILLOK

II (1516~1523)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59**

中宗實錄(第二)目錄

卷二十四 丙子十一年(西曆一五二六) 二月壬子朔.....一

三月丙子朔至生.....一〇

四月壬子朔.....一七

卷二十五 丙子十一年 五月辛巳朔.....二七

六月辛亥朔.....三〇

七月庚辰朔.....三三

卷二十六 丙子十一年 八月庚戌朔.....三七

九月己卯朔.....四〇

十月己酉朔.....四二

十一月戊寅朔.....四三

卷二十七 丙子十一年 十二月丁未朔.....四四

丁丑十二年(一五二七) 正月丁丑朔.....四六

二月丁未朔.....四九

三月丙子朔.....五二

四月丙午朔.....五五

卷二十八 丁丑十二年

五月乙亥朔.....三六

六月乙巳朔.....一四〇

七月乙亥朔.....一四〇

卷二十九 丁丑十二年

八月甲辰朔.....一四四

九月甲戌朔.....一五〇

卷三十 丁丑十二年

十月癸卯朔.....一六六

十一月癸酉朔.....一七一

卷三十一 丁丑十二年

十二月壬寅朔.....一七三

閏十二月壬申朔.....一八六

戊寅十三年（二五一八）正月辛丑朔.....一四七

卷三十二 戊寅十三年

二月庚午朔.....一五七

三月庚子朔.....一六五

四月己巳朔.....一七〇

卷三十三 戊寅十三年

五月己亥朔.....一七二

六月己巳朔.....一八一

卷三十四 戊寅十三年

七月戊戌朔.....一八一

八月戊辰朔.....一八二

九月戊戌朔.....一八四

卷三十五

戊寅十三年

己卯十四年（二五一九）

十月丁卯朔	四八
十一月丁酉朔	四九
十二月丙寅朔	五〇
正月丙申朔	五一
二月乙丑朔	五二
三月甲午朔	五三
四月甲子朔	五四
五月癸巳朔	五五
六月癸亥朔	五六
七月壬辰朔	五七
八月壬戌朔	五八
九月壬辰朔	五九
十月辛酉朔	六〇
十一月辛酉朔	六一
十二月辛酉朔	六二
正月庚寅朔	六三
二月庚申朔	六四
三月己丑朔	六五

卷三十六

己卯十四年

卷三十七

己卯十四年

卷三十八

庚辰十五年（二五二〇）

十月辛酉朔	四六
十一月辛酉朔	四七
十二月辛酉朔	四八
正月庚寅朔	四九
二月庚申朔	五〇
三月己丑朔	五一

卷三十九 庚辰十五年

四月戊午朔.....五五

五月戊子朔.....五三

六月丁巳朔.....五七

七月丁亥朔.....五八

八月丙辰朔.....五四

閏八月丙戌朔.....五六

九月乙卯朔.....五三

十月乙酉朔.....五二

十一月乙卯朔.....五八

十二月乙酉朔.....五〇

卷四十一 庚辰十五年

辛巳十六年（一五二二）正月甲寅朔.....五五

二月甲申朔.....五一

三月癸丑朔.....五四

四月壬午朔.....五八

五月壬子朔.....五八

六月辛巳朔.....六五

七月庚戌朔.....六三

八月庚辰朔.....六三

卷四十二 辛巳十六年

卷四十三

辛巳十六年

九月己酉朔……………六六

十月己卯朔……………六八

十一月己酉朔……………六九

十二月己卯朔……………六〇

壬午十七年 (一五二二)

正月己酉朔……………六五

卷四十四

壬午十七年

二月戊寅朔……………六二

三月戊申朔……………六八

四月丁丑朔……………六五

五月丙午朔……………六二

卷四十五

壬午十七年

六月丙子朔……………六二

七月乙巳朔……………六六

八月甲戌朔……………七八

卷四十六

壬午十七年

九月甲辰朔……………七七

十月癸酉朔……………七九

十一月癸卯朔……………七八

十二月癸酉朔……………七四

癸未十八年 (一五二三)

正月癸卯朔……………七九

中宗恭傳徵文昭武欽仁識孝大王實錄卷之二十四

二月壬子朔持平尹止衡避嫌請通旨 上問于政院政院答曰憲
府方機引前以支節政嚴前臺諫之弊以為遂成弊習云尹止衡以其
時修撰似不宜同臺諫曰可通○憲府請通李清等連表應李若水申
至衡罷李長生又歷刑曹正郎曹內醫前以忠州判官推考未畢而除
官請改正清州判官申壽機因妻母上言而相換妻母乃年改正清無
此例不可開端司舊軌院以才行擢用而多有所失且非純正之人請
改正 命通曹尚賢餘不允○以金安老為大司諫全疏為直提學成
世昌為司諫文瑞為持平全疏為獻納張玉尹自任為正言○癸丑
御朝謹堂令重演曰李清等連表以為非諫院之弊孔瑞麟事
畢為過當然臺諫所奉事侍從皆以為非則任責者不得盡其職恐
有無窮之弊且表應李若水冰其諫院方論李清之時及以諫院為
非而論臺諫侍從各有為是終必角立如陳其懷抱則固侍從之
事而 上亦優容也人物嚴整皆臺諫之任而反如是至為失矣故已
出公職推之然不可在經權請通司諫成世昌曰臺諫任責責豈皆
適中弘文館在侍從見臺諫有失豈不言之古之人雖獨覽亦欲

中宗實錄卷之二十四

一

言之況待從乎然臺諫所失雖以為未便於心而不可以己之所見非
他人之見今弘文館以為是非皆事之不宣者也若不推之則有
妨進言之路矣 上曰近見朝廷之事臺諫侍從有相攻之弊臺諫欲
矯其弊而然也然子意以為諫院請推孔瑞麟通事弘文館已議
之而李清等連等言之諫院避嫌而反請推李清等亦似失表應
李若水等不與本館同議以諫院為非果皆失之矣然適之則侍從
不得進言矣重演仍格李長生申至衡鄭院申壽機等事又請有糾糾
全準不允○正言尹自任答曰臣前在弘文館時與李若水等意相同不
可在職 命適之○待平李祐答曰朝於經筵司諫成世昌因重演請
通弘文館之言而答曰雖獨覽可以言之侍從豈不可言云云司中之意不如
是夫臺諫之失大臣若言則侍從必言之非侍從從不可言也以相攻駁
為不可也而成世昌於經筵後出語重演曰雖如是弘文館上疏以汝
等為非則何以處之今方欲矯相攻之弊而世昌反先開相攻之端與臣等意
不同請通從之衡書請○臺諫院前事命通鄭院餘不允○甲寅御朝謹
堂令柳澤請通李清等罷李長生改正申至衡皆不允領事鄭光弼曰李
長生尹北方之事今為全羅監司若北道有辜則不可不以長坤差違 上曰

中宗實錄卷之二十四

二

以為軍會以中人為之權監者法司固當禁止而臺諫者得免貪民受
因以軍士見之都府徵賧甚繁亦由以困弊百姓之臣京外皆然故
弊自京師始則外方亦不如是矣○御父議○丙辰 御朝謹堂大司憲
李繼孟答李長生申王衡事 上曰武班之人不須責備也欽納金誠
曰前於經筵鄭光弼所答李長坤皆被北道所任事不允臣意以為未
便領事鄭光弼曰如李長坤者須用於北道可也 上曰前者只聞李
長坤合於北道而己遷延與否未及計矣果於南方則雖他人可也北
道則須以知武事者差之李長坤有武才宜可為也檢討官尹自任曰
近來以不緊事臺諫侍從相攻臺諫侍從為一體侍從之失臺諫當言
之臺諫之失侍從亦可言之也以侍從之人不可言臺諫之失近有如
是之言至為未便同知事南萊曰臺諫若以侍從為不可言則憲府則
計果失矣如今所答臺諫之言侍從不可言則侍從之失亦甚失之事則
侍從豈不正之以此指謂以侍從為不可言則侍從之失亦甚失之事則
孟曰雖使考史章豈有如是之言乎 上曰非以侍從為不可言也前
日柳澤舉引參書之事以為臺諫雖有過愆之言侍從不可言也非也
云云今所言尹自任亦傳聞之誤而然耳記事官許洽曰弘文館兩是

長坤果知成鏡道之事則送之可也光弼曰自壬辰年甲山盜起之
後以江原道軍士入防于今五年而受弊甚甚須令兵曹及知邊事者
同議若必須以江原道軍士入防則當計察關之時而使入防也可謂
官軍命官曰朴祥金等以上書松羅當初兩司請罪時只答其不可用
之意可也是非問因求言書答所陳而罪之則今雖難求言誰復上達
所陳乎 上曰下人之言上自採擇而罪之不可者全之可也此則
其所關重者故臺諫請非其以陳言而罪之不可者全之可也此則
江原道軍士勿入成鏡道事其問於兵曹○以趙邦秀為司諫朴世
嘉為正言○平安道平壤等二十二邑大震○乙卯 御朝謹持平
李祐答李長生申王衡事 上曰李長生申至衡在武班中可用者於
用之耳○正言朴世嘉答曰臣前在弘文館與聞李清等之議不可在
職適之○御書講侍中奏悅降恤民之事 上曰上不恤民則下固
不恤恤民上既恤民而下猶不恤民則民不被其澤矣石巨一心以勤
恤民可也司經生權曰 上雖有恤民之心下不奉行故生民不得蒙
其澤矣 上曰人君代天理物設官分職皆為斯民也邊者每言外方
百姓之弊予觀京中日抄亦多因弊之事以各司見之官負侵虐如婢

兩非之說至為非多在論思之地而先倡如是之議大臣臺諫未有分
 辨之者後世無由知其是非矣且李德裕以考史革事啓之凡事皆令
 考史革則必有從違矣上曰考史革則必有從違矣然一時紛爭之事
 不可大以之所謂取實故自前不可得已考史革矣○御書講○御文
 講○大臣等啓曰以不察避嫌不可不盡臺諫糾世嘉諫仍正言從之○
 令通金雅監司李長坤以待威監監司之通○獻納金瑛啓曰朝於經
 尹自任於憲府以待從為事不可言臺諫所失傳豈不言之憲府
 之言非也云大司憲啓曰司中之意不如是上教亦曰無有為是言
 者而有任聞方外不的實之言而啓於上前至為非矣請推之且史革
 若考史云則大司憲失啓之事也只考其目所啓之事有何不可而
 許洽敢以司憲為非臺諫之事有口者皆欲攻之則臺諫豈能言乎
 許洽請並推之憲府故李長坤申王衛事傳曰自任所言之意前者
 臺諫糾察以為在外難以臺諫之言為未便而不取敢於上前云云
 尹自任特誤聞此言而然也非獨尹自任也聞壽十亦云云雖不的實
 果若憲府所言則當相可不不宜推也前有藝文館上疏言史事且古
 有人君不可見當代史之言而然也然若有不得已之事豈不考之手

中宗實錄卷二十四

三

許洽固不知輕重而言失男若其日之輩而或至於盡見金史則必
 有之矣矣許洽之意欲固史局而然也亦可推也餘亦不見○正言朴
 世嘉辭退命託職○丁巳御書講司諫趙邦亨請推尹自任許洽
 仍啓李長坤申王衛事執義李壽亦啓長生李事不從領事金應其
 曰親迎之禮至矣然世宗以為自上為之則下效之故王子王孫
 并為其體而下無行之者世宗成宗兩朝皆不能行是體於下大
 抵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王制體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後為之
 也但當各循其俗不須更變此體恐不可行也上曰此事至大世
 宗朝以為上行則下效故上先行之而今下不能效而行之有拘其
 土俗也則俗不可不變自卿大夫先行之則下自效之也說經部磨司
 應其所啓俗於國俗而言也親迎者人君之大事皆欲行之而不能
 者常病在上之小者為也而今上親落欲行之為下人者不可防之也
 今所啓之言非宜也上曰此是美事而拘於土俗不能行也已今
 為之而還傳則事不可也○傳曰明日子將親射於春堂其察射人
 負連公書啓○御書講○御文講○上曰傳云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安民最為要務固守令係民生休戚獄者冤枉所

在慎察在於刑官皆常用意而不可忽也本質官故雲曰上以安
 民為心此乃一國臣民之福也近來上之軫念非不至也而下不奉
 行百姓未蒙實惠皆是守令不奉行之故也守令所當擇遣上曰
 守令不可不一擇遣觀察使明悉點防兩檢之斯為可矣○諫院請推
 尹自任許洽不允○弘文館教授金昌等啓曰校理李清修撰表憑正
 字奇推李若水以其陳抱抱之不識於本館而輕裁意府以此為不
 可以推之其推也也使自諫院糾經其更入經樞之臣如是受辱有古
 未之有也李清等汚辱本官何可更入經樞請遣之前於經樞
 重演所啓至以待從為不可言故成世昌聞其言而不平於心不得已而
 矯正之重演以世昌為矯其失即言於臺中而啓適之世昌重演等之
 言天鑑皆聞之憲府以世昌為非而啓適之重演則若以為是而掩覆
 之不即啓適請盡逐憲府傳曰當初李清等非公政諫院也以侍從
 之臣見憲府過父孔瑞麟之事而直啓其懷抱而已表憑李若水等又
 此言之侍從少有所言則憲府皆欲攻而正之李清等事不至大關
 國家其推也已過而又辱之至此憲府其當適也既以憲府為非而又
 適停從則何謂李清等不可適也○戊午上御春堂觀武臣射○司

中宗實錄卷二十四

四

諫趙邦亨獻納金瑛啓曰當初重演成世昌所啓之言未知其詳
 也重演世昌可謂失矣他自有何所失而全執適之手尹自任方請
 准之此則掩覆不言而以重演為非而啓之前者臣等謂即文館金
 敷來啓則不可不為所見攻之云故於金敷來啓且以為攻憲府
 則諫院亦在其中而然也夫弘文館亦可言臺諫之失也然言責則
 在臺諫弘文館則在論是備顧問雖亦可言責則有輕重弘文館則雖
 有失不推而臺之臺諫則謂是非問被論不可在職而適之如是則臺諫
 之勢漸壓而受言責多未得盡其職矣弘文館又以推李清等為受辱云
 其多送使令事未之知也然侍從有失則臺諫豈不推乎以李清等為
 不可復入經樞云者欲憲府不取復推李清等之計也弘文館亦請依尹
 自任例今數再推之許洽事昨教以留重史局事若虛疎則為臺諫
 者亦當言也然誤聞人言而書之此亦史局虛疎處也臣等之請推亦
 所以重史局也○命推之傳曰弘文館以憲府不可在職意不存任職而
 適之弘文館若一人來政而適臺諫則弊甚不小金敷來啓請
 適而不適則又似不可今適憲府過當與否未敢知也然其反推弘
 文館則似不可矣許洽其本意重史局而言也不宜推也更啓曰臺

諫雖有言失 上宜優容待從亦不一按正其後可以盡其言而扶
持元氣弘文館在論思之地當輔養君德扶持元氣而斷棄元氣使
臺諫之弊漸輕大關治道請皆推之持平元確皆曰大杜侍從及九朝
士之被推者必出公絨以開通則則遣使令促之以其出公絨為受辱
云未敢知也雖一品宰相非正一品則不入宮而出公絨推之弘文館最
以如是之言啓於 上前事甚可駭臺諫定責責雖有所失當優容而
有口者皆欲攻之則豈得盡其言乎臺諫特朝廷起網者也弘文館以
其出公絨為汚辱此反汚辱朝廷也請遽而推之不從○正言張王啓
曰弘文館臺諫一體臺諫有失則弘文館當言之弘文館有失則臺諫
亦可言之前曾諫院之言至為失矣謂弘文館之當失今請推
弘文館而乃侍從亦當言之其言則似可而實則使不得言其請推
有任者正為此也趙邦彥金瑛等亦有失其道豈敢言他人之事乎王瑄
又請迺弘文館而推之亦非也今諫院之失非獨侍從也雖一介書生亦
可以抗疏言之矣為侍從者豈可不言乎不知事體而為此言也豈可
在臺諫之職乎請並進傳曰邦彥等既被同列之攻不可在職其適之
○上以趙邦彥金瑛文瑄所放曼張玉所啟之意語鄭光祿金應箕曰
中宗金瑛等書二十四

應箕曰殿陵只有一石破而水不涸下故但塗石灰耳 上曰但見
其公事未得親觀軍人多入踐踏果未安矣應箕曰非但踐踏沙土也
於陵上改設新石此亦未安臣意堅陰石灰仍舊鋪可也 上曰踐踏
未安仍舊鋪可也 上又曰趙邦彥等臺諫語左右曰朝廷紛擾是
非大有關係光祿曰但相可否不宜相攻相攻則主論忠臺諫則責
各有其職若人得諫事諫之言非矣臺諫有相攻擊亦非矣今同諫
所啟則未為非矣張王所啟則是有中相攻也應箕曰臺諫侍從之
相攻擊高且不可況臺諫自相攻擊乎須察其是非而非者則適之可
光祿曰今司諫等所啟則是矣張王之言則甚為狂妄若臺諫使侍從
不得言事則可諫其非也今弘文館所為之事臣未之知焉臣恐推
弘文館可也張王所啟之音臣實未解 上曰近有臺諫侍從每為
紛爭須若時定是非可也申用旼曰成世昌之言未為非矣臺諫為
過城之言兩每相攻擊則必無完全之時矣今弘文館以為憲府推李清
等使之窘辱云臣見今三公以下若被推則憲府必責公絨以此而謂之
受辱可乎李承旨尹殷輔曰臣聞憲府出城於李清等四人通四人會于
一家使公亦會于其家以是指為多遂使令云金瑛曰近者臺諫弘文
中宗金瑛等書二十四

諱而若含默不言侍從之可也如今此事 成宗朝所未有也張王
所啓亦甚不是九事當與眾議而如此相攻自趙光祖始然光祖事
雖似輕舉其意則似宜矣張王所為未和何為而然也趙邦彥以
時在臺諫欲自固其勢務存體面張王之諍如是不足適張王而反適
邦彥其未便於事體且更費以弘文館之官擬於諫官以故雖
非拘掣於此而誤國事也然其心豈得公正乎其意恐不相同也有
趙之言之而趙諫則甚不可也今亦恐復如前之擾亂也不可信
張王狂者之言而適諫也 上自趙光祖時始為擾亂此是非不
而然也張王求政事諫政之者雖一人而其被嚴者不可在職也適邦
彥等也光祖曰臣意張王恐不可在職也未知其心何為而有如是之言
也 上曰昨日若適張王則是以弘文館為非也故適張王以難矣并
曰臣意弘文館亦不是也弘文館豈敢以多送使令督促公城之意
啓於上前乎雖以宰相而論論當退而待罪何可以取敢於臺
諫則以謂被諫不可在職難以一人之啓而適之其攻之者則雖輕
費而不恐其議論無時而可定也張王固不可在職矣弘文館負其
心必未公正亦不可為諫官也 上曰弘文館官負及張王事當念

中宗全書卷二十四

七

議處之應其曰趙邦彥等所啓為是而適之張王其非而反在其職
未便矣 上曰邦彥等被諫故適之矣以張王為不可在職則亦可適
也光祖曰一臺諫之攻而可適之見其等言以為非中李自舉曰諫院
之啓孔棘瑞璣雖以過然弘文館只啓瑞璣無情之事則可矣而至
以諫院為非李清華又不同議不可而啓之故因此紛擾矣且昨日
憲府之諍適弘文館亦似當所論不能平正故如見紛擾矣 上曰
然則不必適諫院也光祖曰前臺諫政世昌事亦未知其可也然若
適臺諫則臺諫之勢恐日漸輕卑也臣竊未便為自筆曰見近日之事
有若私忿而相攻若於朝廷有大事則宜如是也只因瑞璣不察之事
而至此相攻可乎光祖曰張王以邦彥所啓之言為非而中李之非
言有何非乎應實曰法司出公城推問則當謹恭順以對而弘文館
敢以推問官之故合司來啓若恐怒公至請令適憲府大失體面弘
文館當須推之上曰須定其是非可也 用既曰近日以自中之事若不
合於心則輒相攻之如是則是非將何時而定乎昨日邦彥等所言不
非而王之所啓如是邦彥等則適之而王獨在職其未便矣 上曰若
皆以張王為非則當適矣○射官張此等十人製詩以進傳于兵曹判書

高荆山曰武才當以射試射為勳勵之方然亦不可不學文也武官
等各有訓下而未嘗用力於學文須使勳勉可也○掌令張王疏啓
曰臣前為弘文館時持兩是兩非之論而不分明是非而啓之
前臺諫既已非大臣亦論之 上曰然則近者物論之紛紜只以兩
是兩非之言而然也且前日李元幹為獻納時以憲府為持兩端不定
是非而以臣適之今近為掌令未安敢辭 命勿避嫌○大司憲朴
命推弘文館官趙憲以延日驛監時未交代必未速來請進從之○
前例其令會吏官選擇○庚申 御春臺臺諫則射官等論賞有差
○辛酉傳曰老人趙輝若未運行其令昇到閣門外待命○上御宣
政殿見趙輝時年百有四歲不能運身命昇入東階下庭中使其
子一人隨入 上使承旨問輝曾授何職對曰登庚辰辛酉科為訓鍊
察軍後不任矣其子貧為校尉也 上令更問行年 世宗朝年雖答曰
然 上使問有欲言之事乎對曰武科出身恨未陞堂上他無所願
上曰其資級乃忠毅校尉則應絕於堂上之背但責其齒矣且此
人豈以在人世乎其令特陞堂上又令所在官給米十石及食物仍賜

中宗全書卷二十四

八

青色絲絛絛裏地者素不知所言但喜動於色攢手而已其隨來子
弟命合儲酒使之極醉朝野莫不嘆服 上老老之義○以方有寧為
大司諫○海南民家雌牛產死犢一頭有兩面其兩面各有兩目口鼻
兩口有齒○生成受朝參 御朝諫大司憲朴就曰近來臺諫侍從以不
然之事相攻使臺諫不得安其職任豈為弘文館又啓以經進官出公
城督促云雖使相推考則必出公城而推之豈以此而啓經進處憲府乎
以李清華等汗本館不可復入云比其不正之論也朝廷之上何有
如是之風乎此人等諍須遠而推之司諫卿直曰弘文館有所失則當自
以為非豈若有所失則亦不可自以為是前日憲府非失而弘文館以
為憲府云云法司若有推考事則雖一品宰相亦必出公城推之以此為
憲府出於忿激約經進之臣者當輔養君德先正其身可也李清華等
受辱不可復入經進云此尤甚於李清華之所失豈可如是而在經進乎
請遠而推之 上曰近來以不開之重侍從臺諫相攻事體豈如是乎當
初臺諫以不察事而攻侍從侍從亦攻臺諫兩失之矣弘文館果若攻臺
諫則當就計為之而如是輕舉固為非矣然若適之則人物之
亦不可不計只使知其所失可也朴就曰趙邦彥 金瑛等言不

至矣而張王之塔如是至為非矣鄭光顯曰張王直攻同官未知其意如此之事須臾之使不肯為浮薄之事可也上曰此風自趙光祖兩始然非只光祖也前亦如是事者是則雖人宜可攻服也不緊之事而以一入之攻至於盡虛實諫諍不可也柳澹曰以非重事而不平正其心憤激於大失事體不可不遠也○聽輪對司軍監主簿申承演答曰臣見其人分定之藉我意奇官既定其人又於佛堂揮堂亦定其人有累聖治○傳曰近者弘文館學士也聞不實之言而啓之豈被謫而在職乎○適之李清表德奇李若水亦被有中之論○適之亦不可在職也亦宜適之六抵近來輕薄之風已成須矯此弊可也○政院啓曰臣等昌等諫論之事也李清表德奇李若水等則雖被論於同僚然豈以此而適之乎弘文館今數處之亦是變故也李清等雖失而與此人等事不同近來清等似未獲矣傳曰子意亦以清等事為不誤故臺諫雖啓之而留難矣但疑被自中之論不可在職政語之也其只面命昌等可也政院啓曰弘文館多通無入侍經筵者李清表德李若水等連等請使行公從之○漢城府判尹尹珣等以柳澹妻成氏上言某啓曰柳澹庚午年二月與成氏結婚庚午年八月無故棄別辛未年正月

中華全覽卷二十四

九

憲府風聞而推之其年五月復合事判下壬申年正月柳澹丁母憂其年八月身死竟未得復合今以復合例論事判下臣等意國家雖使復合而未得成禮成婚未可論以後表表德傳曰復合事辛未年五月判下而至明年壬申正月之入而尚不復合其不復合者私事也其以前室子惠等不以為繼母之意論之可也政院啓曰婚姻大事復合則亦當依初成禮為之而成氏未得復合為其子惠者不可以為母亦不下子以為母其事甚難廣議處之何如命議于大臣等○李今張子洞啓曰李長生在政事多有失不宜居政重地大臣王衡前為水使有所失不可為長生等事請並逐李放不允臣曰李衡前旨尹殿輔曰前臺諫論李長生等事請並逐李放不允臣曰李衡前謂予聞見於政院欲因前臺諫所禁而啓之殿輔曰長生則謂前臺諫所為當以至當之理論論定然後登之於君可也不然彼欲守前臺諫之迹又曰始以此啓之云云所謂恩度事理務以至當之理放之於君者手○李長生 御朝講臺諫論李長生中王衡等事不允○倫書講○御少講○平右講政陽川府院右評議奏韓氏上言曰臣翁雖位至

崇品本無產業生計不周家窮祖遺後尤為艱苦朝夕支用及一應祭祀等物事仰功臣田稅兩近者功臣田稅一依職田例官收以此為憫云以田稅不依職田例收而司猛急命長等五人連名上言曰舊代傳統功臣田於今不論貴賤妻子只給餘田三十結餘皆盡奪公罔望云傳曰並議之○尹月申曰其人少定事去佛殿揮堂之端其都稱恩官○甲子 御朝講臺諫論李長生中王衡等事不允○倫書講○御少講○平右講政陽川府院右評議奏韓氏上言曰臣翁雖位至

中華全覽卷二十四

十

然也天下萬事不外乎一箇是非是非不定則事皆紛紛將何時而定乎瑞璽之言乃好語也此言者有大臣兩出則至為美矣但以臺諫稱美空相累似失體然只陳懷抱而已遠之則可也至於推之以不當又至以阿附為言臣未知也清等不議於本館而攻臺諫然是無情亦不宜至於推之太甚是非當自 上定之以一人之是而是一人之非而非之則每如是紛紛矣 上曰是非自 上定之言當矣近日則不能定是非而至於混淆世間事之有是非知一己之有公私善惡也揮筆辨一己之有公私善惡然後事之是非自明矣是非當自 上裁擇矣 上之見是非有所不定也 上曰或是或否未得決定而聞朝廷聚訟以弘文館為非故已深矣○臺諫兩前事諫院府院縣令李亦忱所行甚嚴機不可置任版皆不見○乙丑 御朝講臺諫論李長生中王衡等事不允○倫書講○御少講○平右講政陽川府院右評議奏韓氏上言曰臣翁雖位至

是則似不可也法司自當糾之也○命限十年錫香室外黃白檀香從
 奉旨尹世臺之請也○臺諫處前事仍故李成悅其同生妹夫也故
 兵使禹玄孫終身率居之妾三年喪後即與弘興馬至今家畜人所共
 知請速罷命改葬成悅餘不允○李爾爲弘文館典翰李孝悌爲應
 教金錄爲司憲府持立曹漢潤爲司諫院駁納朴棣爲正言李英
 俊爲全羅都事○
 ○御朝講大司諫方有寧堂令李不幹諱李長生中王衛等事詔不允
 有旨諱李長生不分明則以諱李長生事而免也○
 ○御朝講○御夕講○戊辰年諱李長生事又近者朴祥等所言雖妄
 乃至治罪士論皆非藉抄宰相室諱侍從固不請改而尚未見此大
 妨言路請放之○上曰李長生等當以人初不可從也全等事其
 時忠諫及子意亦不計其言路以事大改諫之不可速放亦病
 曰金淨等於求言之後但言其懷抱而已言雖妄教朝臣但當不用兩
 已左○成宗寬不加重罪至今稱其聖德而爲萬世美談朴祥等事今則事
 畢○
 中宗大正統二十四年

既大定須速放釋以通言路典經李若冰曰言路大開國家自祥等受
 罪後士雖有懷未能盡達臣聞其時有外方人欲上疏而來路閉祥等
 受罪中道而退今大臣盡諫侍從皆爲言路放之而○小兄許臣
 等欲望領事鄭光弼曰各道使命雖一入下去驛路之弊不將全羅
 尚推刷教奉旨多數下歸曰恐驛子因此失農又聞有採銀教差官將
 歸慶尚道此納稅於咸鏡道未受其價者欲給其價故下返耳○
 其納稅者雖當給價然推刷教差官畢上求後七月間建
 銀教差官何如○上曰外方使命之辛果爲有弊採銀教差官待推刷
 教差官畢上求後建之可也尤弼曰也以司諫院駁納兩守則未得爲
 署經故其馬從久留于京以法言之表分已過兩許奉衝等則未得爲
 然其從再度上來亦甚有弊其馬從已來者過奉衝等則未得爲
 上曰此該曹所當分持之知事必順從曰今聞丘曹減下三道別軍官
 恐邊將解帥也○上曰兵曲爲備備南方倭壁已息故減加設軍官
 矣○御事講○御夕講○傳曰守令率衙眷事及列軍官事後日詰
 ○庚午○御朝講司諫柳溥持子尹止衛放李長生申王衛等事不允
 止衛曰臺諫官只論職人物而已未嘗有嘉言善諫宜以時迎訪大臣

辯論政治兩經廷事亦不時召對究問古今得失可矣○先王所於之
 事全廢不爲廷廷亦只事召請而已其以常察朝政者惟常例之事而
 謂之勤政司乎女謂最可戒也人君處內時常事處外時常事其有前
 後無非正心可也也在內時常事則多則善言善教無得而聞無陶德性少矣若前
 乎人若正心爲太心者正則何事不正乎古云惟先格正厥事不真
 名心而欲正厥事求也○上曰所言甚善親見官官幸之時多接見士
 大夫之日少則國事日非矣近果有事故延廷久未得御然若有所議
 則上豈不問下亦豈不言哉果相與論難可也願軍全聽其言止衛之言
 至當帝王之學事不在於訓詁觀前古聖賢之事兩存心於治之通
 則治道可通矣且君子小人之進退關於治亂唐虞時亦有四凶則雖
 聖明不能無小人也人君須先正心修身則不患其邪正之混進矣
 上曰人君之學固無貴於訓詁其善之可法服之可戒當常論難可也
 其辨識君子小人之分爲難古云知人則知惟帝其難之知人固難矣
 我果有小人則衆臣皆知之君子小人之間若失其準則國事非矣
 應箕曰唐之姚崇宋之韓琦相玄宗成開元之治故人謂明皇後用李林甫
 楊國忠以致天寶之亂故人謂玄宗以其先明後暗也須慎於始正
 心修身無一毫私欲之念動一勝皆出於正則庶乎其可矣○上曰
 所言至當宜可留念也但今無女謁之事如有之則宜當糾之矣柳溥
 曰雖曰無矣心恐其或有而省念可矣成湯六實先以女嬀稱之此尤
 所發慮者也○上曰雖廷官不時召對固宜也但有經筵則則有三
 時接見矣同知事南賓曰見大臣則有禮貌不宜容易若侍從之臣則
 每遇事論難以要服接見不必盡講之書雖甚善因此兩講論治亂得
 生知亦大有益也且近來科舉頗有陵夷大不如古場中搜括猶未
 事如講經時出柱或通或阻有大同絕基不均平講經時使儒生不得
 見試官之面何如○上曰國家公道惟科舉而已其容私情若是製
 時封彌易書等事超文榜拜辭○上見講事在法似不以可事講可議
 而爲之○高陽郡守趙文瑞拜辭○上見講事在法似不以可事講可議
 京之地賦役甚於外方汝往懲求對曰當盡心來行七事史臣曰時
 上之引接守今之拜辭例問之曰治民何以守令之奉問者亦例以七
 事對之上下問對一出於例故九拜守令者只講七事以備接見之問
 而已○
 ○御事講○御夕講○命遣申王衛從妻李之請也○命李進士金世

心修身無一毫私欲之念動一勝皆出於正則庶乎其可矣○上曰
 所言至當宜可留念也但今無女謁之事如有之則宜當糾之矣柳溥
 曰雖曰無矣心恐其或有而省念可矣成湯六實先以女嬀稱之此尤
 所發慮者也○上曰雖廷官不時召對固宜也但有經筵則則有三
 時接見矣同知事南賓曰見大臣則有禮貌不宜容易若侍從之臣則
 每遇事論難以要服接見不必盡講之書雖甚善因此兩講論治亂得
 生知亦大有益也且近來科舉頗有陵夷大不如古場中搜括猶未
 事如講經時出柱或通或阻有大同絕基不均平講經時使儒生不得
 見試官之面何如○上曰國家公道惟科舉而已其容私情若是製
 時封彌易書等事超文榜拜辭○上見講事在法似不以可事講可議
 而爲之○高陽郡守趙文瑞拜辭○上見講事在法似不以可事講可議
 京之地賦役甚於外方汝往懲求對曰當盡心來行七事史臣曰時
 上之引接守今之拜辭例問之曰治民何以守令之奉問者亦例以七
 事對之上下問對一出於例故九拜守令者只講七事以備接見之問
 而已○
 ○御事講○御夕講○命遣申王衛從妻李之請也○命李進士金世

葉妻沈氏之門以其節行超卓也○辛未 受帶密 聽朝啓 御前
講大司憲朴說正言朴世嘉等長生事不見世嘉曰近日親迎及婦
飲酒禮上欲斷然行之甚盛事也婚禮乃萬福之始婚禮正然後夫
夫婦婦而父子定矣鄉飲酒禮亦使鄉黨習於禮而朋友和睦者也茲
官先主之良政善俗而今皆因循不舉豈非大失事乎宜使法司糾察
且於外方須下諭監司行之甚當 上曰在 世宗朝嘗欲行之而至今
今不行前日雖議之以為舊習不可事變然至今尚未行矣 祖宗命
使行之而至今未能行亦有其意近者大臣又請勿行 祖宗命
大臣既曰不可則上之不行者何可罪乎宜上自公卿先行之使下
人自然效之可也朴說曰親迎乃婚姻之正禮斯為美事也然自三國
高麗已歷千餘年尚未能行今使行之至為美矣然其習尚不可卒變
俗罪而使之亦未合宜試今行之而已 上曰風俗何可以法變之
試使人心皆知其當行而先行於上則下可有為矣朴說曰法司固當
糾察矣然使其即變甚難矣領事鄭光弼曰親迎乃美事也 世宗亦
欲行之今幾百年而尚未行此未能卒變而然也考曰不可行則有似
但抑美事然立法行之則似未得宜 上曰斯乃 祖宗之所願行者

中宗全書卷二十四

十三

故已示其可行之意而大臣以為不可行政未行耳此固非難行之
事但習俗成而然也○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黃瑬陞 上引見
諭以慎固防備○臺諫諸前事憲府又奏曰觀具壽水推案則欲却
臺官用心奸諂請準律依罪之且慶尚道舉子作亂儒生及武人等
推考欲差官金協被推上來當以已去推判教差官代而推之但推士
族子弟必須詳明而在其道者無可當人請以秩高諸缺者差遣諫院
又啓曰 命撤四山家忌處家舍人家撤去不小之事不得已臨壓宮
闕處外其餘酌酌何如親迎之禮良法美意而士大夫尚舊習未
舉行者非立法則竟未能行今法司糾察何如自古帝王無私藏今之內
需尚且利欲散之際略及於民忌處使 使 族異端乃汚辱 祖宗
神靈請皆革罷 不允○以金安國為學政院同副承旨○壬申 受
朝啓○御前講義金揚震濟李長生不可不罷其職具壽水初有臺
官請治其罪且諫院所啓忌處內需司長利之事亦當速允雖私家
欲散物論亦非一况以國家忍為散之事乎是長壽之為左道
上已知之明達兄之嚴納曹懷弼亦欲以此仍存隱壓及山底山脉
掘以寺家舍即令撤去如逼近大內曉壓處則已其連大內地勢稍

高處一時盡令撤去則延宕不少請更審視勿使撤之且不行親迎者
請令法司糾察之朴祥等以言執罪下情至為鬱塞兩言略而不須
久困於拘囚也並不允楊震等及覆啓之 上曰內需司長利及忌處
辭非自今始自 祖宗朝有之不能改也親迎之禮舊是美事法司糾
察則宜可為也人家撤去固非輕舉然此非無據撤去因嫌城府猜
奸依法處之聞四山道家者多而松木漸致元氣故令撤去今若逐止則
法不行矣揚震曰臣往慶尚道聞之有倭變以後道內軍士間一兩連
番赴防今則分三番更代若其往來不遠之地則不至太苦矣如上述
之人則道路甚遠最艱給具往而復來人馬俱困不能城支云其遺重
運及防饗處宜分揀若其防衛不至於虛則率使對酌何如特
進高利山曰揚震所啓至當軍士且狀訴新者皆此舉也以上番後
又即赴防為閑別軍官加設自庚午年倭變後始為臣任月費軍報
雖百計措措以食者之多常慮其不贖故別軍官觀其防禦之繁歇而
其歇處宜減事將廢而未果矣加設軍官未便云其仍置使否下書
于該司問之何如 上曰近聞南方加設軍官事人皆以為未便今者
倭寇雖微息然不可輕其防備之事也百姓之弊斷不可不計防禦

中宗全書卷二十四

十四

之事亦不可不同也○聽輪對○御書講○金維道觀察侯許硃宮曰
臣之資級則三品而實職則二品今往本道將與兵使坐大與兵云
監司兵使並北而守監司坐次不別官之議者有云監司為一連之主
不可坐兵使下又以為雖為一道主使乃品官坐其上云兵使則已矣
水使實職三品而令水使蘇起坡乃嘉善也將坐於水使下無國家一
定之法請問大臣定為一定之規命議定○御少謙○奏言佛朝講
司諫柳溥啓李長生事仍啓忌處恭審以 祖宗在天之靈沐浴佛衣
有如此事前朝王夫以忌日必上幸齋僧飯佛我朝則倍於休明雖
士大夫亦尚不為此事而國家獨為之使使佛具有是事是乃夷狄之
教豈足拜佛乎況是虛無之事乎 世宗我東方重主末年因眼瞶嘗內
佛堂其時集賢殿論之 世宗於一日召入東對至於陳淡曰非不知
其虛偽也恐幸有冥福故知其不是而致為之集賢殿不能禁止以累
聖德今 上以大有為之資安忍為此虛無之事乎須即痛快革罷可
也人主當以一國為家安可別設內需司以為私賞乎長利欲散非但
有弊以人主而行欲散散以為殖貨豈可以國體而為存本取利之事乎
今山底人家其隱壓切近於闕則在所當撤也生非切近者又以風

水之說而應撤者雖有其法撤之未便持平金麟孫亦落李長生及具
壽永事皆不見領事金應箕曰內需司長利與忌最嚴事大小朝官
皆以為未便書 成宗朝不應僧自僧人無則自不為忌最嚴事未嘗為耳
燬耳 上曰忌最嚴非尚異端也 祖宗朝所為故因循而為之耳
成宗廢稅番齋此則為一身而說之故也忌最嚴則成宗亦教之為
先王先而設故事之為難知事申用既曰若有冥禍則當為 先王
先而為之此則事是証安人無不知其非矣 上曰然受冥福之意
則未可知也特以 祖宗所設今難輕革用既曰王者同當嚴當於民
不當為私戚也應箕曰忌最嚴長利等事寄書草草草草草其體長
利有弊於民皆不當為者也特進官構始曰今奉恩奉先兩寺報稱曹
請送差備禮禮曹移文于外方使之上送如此則雖有推制可使盡無乎
若無此事則僧之根本自絕之矣雖不為 先王先而設非徒無益
又累於 聖治特進官趙元紀侍諱官柳灌亦忌最嚴不可不革不
約○御書講○為夕講○監察金宗弼打移朴壽鈞於春山 命下禁
府鞠之宗弼亡命史臣曰宗弼以文官所行踈妄因怒打人偶至於死
非故殺也若不逃匿則其情猶有可恕今舉家逃匿鄭我○甲戌 御

中宗實錄卷二十四

十五

朝鮮書諫啟前事不見左右力爭忌最嚴及內需司長利事亦不納○
傳曰國有紀綱然後可以維持近來士大夫犯罪而下詔獄者率多逃
亡已成其風今金宗弼打移朴壽鈞奴而以有識之士亦先逃亡斷不
可辱今後犯罪而逃者當定限規現不規則先因其妻子然後可矯此
弊矣其同於政府○御書講書無違為侍諱官中先漢曰此篇周公
欲成王知稼穡艱難而陳戒之者也幸勿以其時訓戒於君者觀之而
當於 上身上體念可也典經李承休曰大抵無違於萬世人君如元
氣也周公以成王於即政之初體念周公之言故至今稱成周之治唐
德宗問崔暉以開元天寶之治亂對曰開元之初姚崇宋璟為相善無
逸進戒於君而常出入觀省故心不流於逸樂而能成其治後為山水
園而逸於為政故至於天寶之亂大抵人君一心少不閒斷則危亡
立至幸勿以為尋常而常如周公之在前求環之在後日加惕念於心
不然則無逸之書不過為安宗山水之圖耳今之 御經筵非不至也
然只為訓詁而已不以誠心講論則終無益於 聖學也古人云夜對之
功尤於晝講幸賴 御夜對講論治道光贊白文王不橫敬故以萬

邦惟正之供其取於民有制以此見之則諫院所啓內需司長利事亦
當見之也若承曰匹夫匹亦不可私裁況以人君而為私裁乎昔公儀
季拔園葵去織婦而誅之曰使義夫七女何所收其利此其小節而尚
取與民爭利以戰國大夫而猶如是豈以人君而為私裁與小事利
乎○御夕講○御夜對檢討官尹自任曰人君之覽史非如理學也但
觀古昔人主政事善惡以試自己善惡而已觀一時之治亂則嘗究夫
其君以何道而致是治以何道而致此亂此讀史之法也 上曰讀史
記者欲觀古事以善法以惡為戒耳但學於口耳而不為心學則豈
其可乎以古准今則自有功教矣自仁曰今忌最嚴事臺諫方諸革罷
矣臣往咸鏡道見之承與乃 先王教誨之鄉而咸與亦然有稱本宮
別差者自京下去著黑團領又有稱大母者著紫衣備儀仗意大舉動
於思於城墻堂雖曰其求已而防其拜於荒祠最疎懈而橫行於野外
乃稱折思安有以帝王而為如此折思者我古云折天永命此則婦人
之事而乃是左道也檢討官表應曰臣嘗見外方罪囚有不取者則以
圖投訊問官不認服容贊官一敘輔曰刑問時用訊技決罪時用台技
法也今此圖技則非 國家制也 上曰向聞刑曹亦用圖技此甚非

中宗實錄卷二十四

十六

也故近已禁之未知今亦尚用否也京師既用此杖外方必效矣實用
圖校則必誣服此不可用也東德曰臣聞慶尚道作亂儒生誠為可憎
當置大罪然所以作亂者以體東郡守文教全為試官而稱父子相避
率其鄉儒生四十餘人而去儒生手執教令所為欲防實貢因與使令
相關其中枉妄者憤憤而起破壞場屋至稱文龍而面變或汚辱又
燒入門此果過甚但不千之儒亦多被囚若欲得正犯人則必擾亂
矣 上曰近外方儒生作亂於場中朝廷皆以為非所當治罪也但其
間不無賔賔者畢推則當分據也記事官安處順曰金羅道儒生亦有
作亂者矣 上曰試官與其場間則儒生豈能作亂乎儒生之習固已
不美而試官亦失事故如此耳○乙亥柳沔鄭光弼金應其權鈞中用
疏金廷高前山李繼孟南復金錫括柳澤李有堅會慶廳議曰犯大罪
逃避者為痛惜然因其妻子則是若使其妻子會納似乘其情理且在
亦非必欲不為別立新法似未得宜傳曰欲矯弊習固其可耳耳子竟
以功臣因欲微職因例限五年官收其大半欲裕國用出於不得已也
今許琮妻朝夕祭祀之供亦不足云有大功於國家者之妻當在垂恤

